◎中国战“疫”

回家

蒋　巍

一切都是突如其来！

一声咳嗽、几星飞沫引发的疫情，让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欢乐气氛戛然而止，让武汉、湖北乃至整个国家猝不及防！

这是一场“非常规战争”和“非对称战争”：搏杀没有预警，没有硝烟，就悄悄进行在我们不可或缺的空气中；“战区”没有前方后方，无边无界，无所不在，关乎所有“战士”和“平民”的生死。没有谁是孤岛，没有人与此无关；“敌方”如影随形，就在我们眼前和身边转悠，但又无影无形，无孔不入；危险和死亡的威胁看似很远却又近在咫尺。

如此突然的大难临头，一时的震惊与恐惧、惊慌与懵懂，一时的措手不及与防范不足，其实都难以避免。回首地球的成长史和生命的进化史，灾难从来都是人类的伴娘。所有生命包括人类能够活到今天，就像骆驼穿过针眼儿一样侥幸。而且，生命进化和突变的过程，本能和本质上就是为应对灾难而产生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绵延至今。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都是从瘟疫和疾病的魔爪中溜出来的强者和幸存者。我们在，我们就是强者和强者的后代！

在缺少文明认知、科学手段以对抗瘟疫的漫长岁月中，束手无策的人类只能逃难或者等死。随着文明发展、思想进步、科学昌明、技术精进，人类防范、对抗和战胜瘟疫的手段大大增强，许多瘟疫已被彻底扫除。但谁能说不断变种、千奇百怪的瘟疫会彻底终结呢？如果地球能够流浪，病毒也将随着我们一起流浪。

各种灾难周而复始，人类抗争未有穷期。对于瘟疫，除了战斗，我们别无选择；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退路。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一方有难，更显民族品格；大灾袭来，最显国家温度。

病毒之突袭，迅雷不及掩耳。分分秒秒，皆为生死时速。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党中央一声令下，大江南北，群起响应。

立时，举国上下统一行动，坚决打响疫情防控阻击战，对病毒进行全面围追堵截！

中国科学家吹响了集结号！一夜之间，新型冠状病毒被准确判断出来；7天之后，病毒元凶被分离出来。“敌军”现形，总攻开始……

中国军人和全国医疗界吹响了集结号！数以万计、10万计的白衣战士以“不计代价、不论生死、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精神冲向战场。上万名专家和医护人员慷慨请战，驰援湖北，驰援武汉……

中国建筑大军吹响了集结号！在武汉，两座大型专业医院奇迹般地拔地而起；在各地，更多医院重新装备，接治病患的能力以几何级数迅速提升。

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捐助者吹响了集结号！各种媒体的宣传与告诫纷至沓来，乡村大喇叭声震云天。守路、守村、守户，查验、检测、登记，空前严格、空前广阔的监督和管理，透视出中国对生命、对人民、对国家、对世界的高度负责。

所有的响应，所有的集结，所有的行动，见证了中国党和政府强大的领导力、凝聚力、组织力和高度的纪律性，见证了中国爱自己的人民，爱全人类，因为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我为我的国家坚如磐石的团结、无坚不摧的力量、万众一心的共同意志而深感骄傲！

历史证明，囚禁人类的不是命运而是思想。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有中国的思想。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巨变、中国奇迹，证明了中国人民完全能够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归来（油画）于水作
中国美术家协会供图

无数仁人志士正战斗在抗疫前线。他们不能回家。亲人日夜盼望着他们早点战胜疫情，早点回家。

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政府要求公众暂时停止一切社会活动，静心宅在家里，等待疫情过去。

平平常常的家，忽然成了特殊时期的“安全港”；回家，成了战士们凯旋的社会标识。“家”的意义突然变得像里程碑一样，分外重大、丰富和深刻了。其实，“家”的意义从它诞生那一刻起就在那里了，只是因为每人都来自一个家，每人都拥有一个家，导致我们很少去深入思考家的意义了。

在我看来，家是人类史和文明史上最伟大的起点。有了家，人类才结束了“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类兽时代；有了家，人类才有了责任感；有了家，财富、知识、文化才得到有序的、可持续的积累与传承；有了家，才衍生出村庄、城市、国家和一切现代文明。

我们为之奋斗的美好生活在哪里？美好生活最终落实到哪里？在家里！

因此，所有人的劳作与奋斗，所有仁人志士的奉献与牺牲，其理想与追求无论多么伟大庄严宏阔，本质上就是为了家、大家和国家，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回家”！

是呵，家之不续，情何以堪？家之不存，国何以在？

是呵，一切伟大的梦想和目标，一切伟大的奋斗和进军，用一个最暖心最亲切最日常的词语来形容，就是“回家”！回到一个安宁美好的家！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正在为创造这个伟大的“家”而奋斗！

是呵，家不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有限的物理存在，更是无比广大丰富的精神家园。它其实没有“墙壁”，它的外延直抵社会，直抵国家，直抵世界的边缘——假如世界有边缘的话。什么叫“全球化时代”？不管你赞同不赞同，不管你欢迎还是反对，这就是全人类有福共享、有难同当的一个“家”！就像所有的墙壁和边界都挡不住空气，每个人每个家，都与他人和世界息息相关、共生共存，除非你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抗击疫情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本版推出作家蒋巍的随笔《回家》，对这场抗疫战争进行深入思考。非常时期，“家”的意义突然变得分外重大、丰富和深刻了。每个宅在家里的个体是孤独的，但面对疫情，人类是命运共同体。所有人的劳作与奋斗、奉献与牺牲，本质上就是为了家、大家和国家，其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回家”！作家苏沧桑的散文《庚子年立春》细致描写了非常时期居家隔离的体验，表达了对战胜疫情的渴盼。武汉诗人谢克强等人的诗作是对抗疫斗争的声援。

——编者

我的抗疫网事

张金刚

窗外飘起了雪花，而我却无丝毫赏雪的雅兴，心如雪纷乱、飘忽。疫情蔓延的当下，日子安静得让人没着没落。此时，网络成了一扇窗，助我了解信息、在家办公、打理生活；网络也成了一条线，串起了亲人朋友、线上线下、一屋与世界。

清早，我微信联系了一家开面包店的朋友，问他在给路口检查站送爱心面包时，可否给我在防控指挥部夜以继日默默奋战的兄弟们也送几个做宵夜，他欣然同意：“我多做些，保证送到，不求做多好，但求一份心。”真心为这位来自雄安的朋友点赞。

我朋友圈里网聚的爱心很多，有公司企业、个体店主给一线捐款捐食品捐口罩捐消毒液的，有志愿团队给小区值守人员送热豆浆的，有镇村干部挨家挨户在门把手上挂中草药包的，有工作人员为居家隔离观察人员测体温、代买肉菜的……疫无情，人有情，期盼爱心汇聚的融融暖意早日催绽街头绒绒的玉兰，还我一片芳华。

疫情当前，各种声音混杂，我那些融媒体记者朋友着实令我感佩。他们戴着口罩奔波在一线，吃着泡面忙碌在机房，盯着网络搜罗信息，抱着电脑编发新闻，令无数来自会议室的、防控一线的、基层群众的鲜活资讯，通过微信公众号权威发布，让如我这般“宅”在家中的全县二十几万人民，第一时间听到了政府的声音、群众的心声。

我深深被感染，也随时将看到的官方消息和实用信息、路过街头拍到的一线防控图片在朋友圈发布，并劝说一些微友、群友及时删除不实链接和言论，以正视听。当人们仅靠网络沟通外界时，只有信息正起来，百姓才能静下来。我愿继续做一名义务网管员，与我的记者朋友一道，让正能量的信息占领网络高地。

听闻县内将选派一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我马上微信联系在医院工作的文友，请她用文字追踪记录这名医护人员动人的抗“疫”故事。她激动地说：“一定！”我期待她的作品，更期待这位白衣天使平安归来。

不能出门，甚是牵挂各地的朋友，人虽天各一方，心却靠得更近。非常时期，我们网联更紧，一贯用“少出门，不串门，戴口罩，勤洗手，保护好自己”互致问候，表达关切，一起抗“疫”，并相约疫情结束后，彼此都“好好的”，相约、相聚、相拥，共赴充满希望的崭新一年。

“待在家里也是在做贡献”，但可不能白白浪费这大好时光。通过网络，我每天监测单位人员的体温、动向，接收文件，填报表格，处理事务；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收看优秀文艺节目，调整心态，持续充电；每天在家庭群里不厌其烦地嘱咐老人、兄嫂、孩子们一定要服从政府安排，保证身体健康，过年虽未走动，一大家子却其乐融融。

“宅生活”还在继续。真心希望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这样的日子尽早结束，让我们的抗“疫”网事成为岁月深处的“往事”，永不再来。

太阳出来了

谢克强

太阳出来了
太阳　太阳　太阳出来了
窗外武汉旷阔的天空
骤然明亮了

曾几何时
不可言状的病毒偷偷袭来

天也突然阴沉起来
气温也骤然下降了许多
更有雨　更有雪　更有风
全都赶来助威肆虐

是的　大武汉骤然病了
我开始担心江边的黄鹤楼
那座诗意的楼　能不能承受
唾沫里飞出的一粒粒毒素
担心走在咳嗽声里的白色背影
什么时候返回

想起这些
脸上就会多了几重忧郁
心　也像被层层乌云覆盖
这下好了　太阳出来了
那被阳光镀亮的许多信息
诸如各省区市医疗队驰援湖北
曾被感染的医生病愈出院
像是告诉我
挺住　武汉会好起来
挺住　湖北会好起来

我用眼睛告诉你

王晓霞

你问我为何一转身就走出家门
近在咫尺却没有音讯
你问我瘦弱的肩头沉不沉
爱笑的脸庞为何总有泪痕
我用眼睛告诉你
大难面前，谁能置身世外
神圣使命，岂能不冲锋陷阵
一切不用惆怅，不用担心
最后胜利就要来临

你问我为何每双眼都饱含深情
无需言语却万众一心
你问我武汉的冬季冷不冷
温暖的春天几时才会来临
我用眼睛告诉你
共同命运，谁能彼此分离
各族儿女，岂能不携手同心
一切终将散去，不要退缩
静待樱花吐露芳馨

庚子年立春

苏沧桑

上午9点，被电话叫醒。第一感觉咽喉依然很痛，咽口水都痛。

远在温州的丈夫说，他们小区管控了，发现一个新冠肺炎疑似病例。

我说，杭州也管控了，半夜发的重磅通知。他说他知道。

电话里有呼呼呼的响声，他正从住处开车前往温州机场，他上班的航空公司。大年初三，他开车把我和女儿送回杭州，又回温州上班了。温州成为“重灾区”后，从温州返杭的我也居家隔离观察。

互相叮咛一番。他说，别担心，过年时我们一大家子有4个八十多岁老人，如果有事，早发作了。

这个逻辑有道理，稍稍心安。但他们每天和旅客、机组、地服人员打交道，虽然是间接的，依然让人担心。

婆婆打电话来，叮嘱我千万不要出去，我告诉她社区已经在我家门上贴了两道红封条了，明天还会来装监控。

天阴着。起来先喝一杯泡腾片，女儿买来叮嘱我每天早起喝一杯，她应外企要求返回上海居家工作。我用新买的煮蛋器煮了两个鸡蛋，非常时期，体能要跟上。

微信上，看到师弟广胜的回复，昨晚看到他主持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全国网友对浙江抗疫工作赞誉有加，问候他并请他保重身体不用回复，深夜他回复了三朵玫瑰，我看到他爱人在朋友圈里回复另一位朋友时说，他每天都是半夜回家。

处理了两件工作上的事。浙江作家们写了很多感人的抗疫作品，与浙江美术出版社王总编一起策划了出版事宜，看到单位工作群里，轮流值班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在各种忙碌，特别辛苦。

用84消毒液稀释，擦了所有家具，拖了地面，出了一身大汗，洗了澡，又洗衣服。觉得嗓子好多了，不痛了，继续喝连花清瘟颗粒，含清咽滴丸。听说药店好多药脱销了。

前几天网上订的两箱矿泉水到了，也是女儿提醒订的。快递小哥打电话来说小区不让进，我让他放在北门好了，他说怕丢，我说没关系，丢了算我的。

我电话小区保安处，说明我是温州返回人员不能出门，请保安帮忙送一下，保安说社区负责送到家门口。又电话社区，社区小姑娘说好的放心。快递小哥电话又进来了，说社区会送来的。不一会儿，社区电话来说，矿泉水已经在你家门口了。我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小姑娘笑着说不客气。

一个个，都很负责。

鸡蛋只剩3个了，有一种高血压药告急了，感冒药也告罄了，想问问社区可有什么办法。想了想算了，先凑合着，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母亲电话问我昨晚吃了什么，我说，学着抖音，起了油锅，牛肉小黄鱼豆角一锅乱炖，太难吃了。母亲说，怎么会难吃呢，用水煮煮也不会难吃啊。从来不会做饭的我，曾想着退休以后学做菜给父母和家人吃，没想到非常时期提前上阵了。

中饭不知道吃什么。冰箱里满满的海鲜，不会杀鱼，也不会做，阳台上一大箱朋友送来的蔬菜，柜子里油、米、面储存还算充足，心里又稍安。煮了点米饭，蒸了一小块婆婆做的酱肉，坐下吃。

周遭旷野般寂静，唯有时钟滴答-滴答。突然觉得特别孤单。小猫跳上椅子，看着我。非常时期，有它陪我，也算幸运。

更幸运的是老家玉环“守身如玉”，至今没有一例新冠肺炎病例。记得大年初二时母亲在电话里说玉环各路口都已经严格管控了，让我们不用从温州过去看望他们，直接回杭州吧。真庆幸听了她的话，娘家小院仍是一片净土。

午后，赤脚站在十一楼的落地窗前看下去，小区花园里空无一人，一棵白梅一棵红梅已悄然绽放，世界仿佛独我一人。

不知哪里传来布谷鸟的叫声，布谷布谷布谷。过了一会儿，又有喳喳喳应该是喜鹊的叫声。

前年的立春，我在家乡玉环，耄耋之年的父母带着我年过半百的小姨妈、小舅妈、姐姐和我，像带着一群孩子野营，来到了东海边的山里村。我们摊开九层糕、卤鸡爪、糯米粉圆、洋糕、桐子叶包等一大堆吃的，围坐在太阳底下喝茶聊天，阳光叮叮咚咚落在大红大绿的花布椅上，落在他们已经花白的头发上，落在我们此起彼伏的乡音上。多么美好。

去年的立春，我和弟弟弟妹带着3个“90后”和“00后”，在家乡的春晖农庄摘菜。打理农庄的朋友映红和秋蝉，都是做企业的，在菜地里却叱咤风云，比真正的农妇还要手脚麻利。秋蝉弯下腰，用双手将大白菜顺时针扭几下，拿起菜刀一刀两刀，菜根和烂叶子就掉了，一棵水嫩嫩的大白菜袒露在我们面前。孩子们拿着菜刀跟在她们身后砍菜，大头菜，花菜，还有番薯，最省力的是拔大蒜，又采了好些老家特有的小广柑，治感冒最是灵验。弟弟扛起满满一大袋蔬果严肃认真假装逃荒，大家笑得肚子疼。多么美好。

今年的立春，我孤身一人居家隔离观察，灼痛的咽喉不断暗示着什么，幸而体温一直正常，家人也每天报着平安。

玉环老乡渔民画家庄一萍发来她刚画的画，一个小女孩抱着猫戴着口罩，题为“守护家园”，真像此刻的我。发了朋友圈，钱江晚报正在值班的萧耳看到了，说想用到今天的“小时新闻”里。家乡群里在转发我的诗歌《致逆行者阿弟》朗诵音频，有一个版本是玉环一个阅读平台做的，来自家乡的声音，此刻听起来格外亲切。

静不下心来写作。不想看新闻、微信、微博，忍不住又看，看了又感动又难过又担心。以往，多么盼望这样自由自在闭关写作的日子，而此时，滋味如此不同。

打了个盹，醒来听见楼上响起踢里踏拉的脚步声，第一次觉得不烦，那么亲切。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想起一部纪录片说，萤火虫必须在最黑暗的地方才能彼此看见发出的光亮，才能繁衍生息，城市的灯火正将它们越逼越远。

丈夫又打电话来，说他们小区的疑似病人检测阴性，明天再检测一次，如果阴性，小区就解除隔离了。他专门开了公司证明，为的是能顺利去单位上班，昨晚一整个机组被隔离了，一大堆材料等着报，很多事要协调。空调早就停了，我让他多穿点千万别感冒。

他问我晚上吃什么，他回温州前帮我杀的小黄鱼都吃完了。他在电话里教我杀带鱼的步骤，说总不能天天吃蔬菜面条，营养不够。我答应他试试。

父亲一天天给我计算着居家隔离观察的日子，他说带鱼不会杀，就先吃没有内脏的后半段好了，我听了大笑，且故意笑得响一点。

发了一会儿呆，从十一楼的落地窗看下去，小区的路灯渐渐亮了起来，对面楼里也有灯光次第亮了起来，像雪地里盛开的一朵朵篝火，感觉世界并非我一人。

微信群里在传李兰娟院士团队的研究成果。想起4年前我采访她丈夫郑树森院士时见过她一面。在那篇《森林之歌》中，我这样写道：“午后1点25分，郑树森放下筷子准备起身时，李兰娟来了。她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说：‘我门诊看到现在刚结束。’又跟他的学生们开了句玩笑，转身拿餐盘去了。他看着她呵呵笑，什么都没说，一对志同道合的‘医学狂人’眼神里全是深深的默契。”

心情好了很多，我靠坐在床上，打开电脑写下这些文字，抬头见天彻底黑了，窗帘忘了拉了，忽然想，楼对面的人是不是能清清楚楚看到我？又想，看到又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也有一个和我一样孤身隔离的人，看到对面有人，心里会有一丝丝慰藉吧。

庚子年立春，华夏大地上，萤火虫般的人们，在渴盼着拐点，渴盼着一股巨大力量把恶魔埋葬。那股力量，是猛烈的阳光，是正在一线与死神搏命的人，是无数个深深反思着的自己。

有人说，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想说，雪地里的篝火，没有哪一个取暖的人是理所应当的。你我都是拾柴人。

冬已尽，春可期，愿山河无恙，人间吉祥。